

【文学课】

反抗绝望

——郜元宝讲鲁迅《未有天才之前》《希望》及其他

一般谈论中国现代文学，似乎只有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才是文学，其他都不算。其中小说的地位又超独霸，一枝独秀，而散文的定义又大狭窄，似乎只有描写抒情叙事的散文才是文艺性散文，也就是美文，发议论的就不算，比如杂文。鲁迅杂文是个特例，没有人敢于否认他的杂文是文学，但别人的杂文是否属于文学，就很难说了。

近年来，中国文学的体裁概念有一种放大的趋势，逐渐冲破了上述相对狭隘和固化的格局。比如小说的地位就有些降低，至少不像过去那样一枝独秀了。诗歌、戏剧一直徘徊于低谷，尽管在专业的诗歌界和戏剧界还很红火。最主要的，散文园地大大丰富了，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散文，比如文化大散文，比如书评，比如学者散文，等等。

用这个新的、放大的文学体裁的眼光再来看现代中国散文，就有不少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其中最值得重视的就是议论性的散文。其实，周作人最初提倡的“美文”就是英国的随笔essay，其主体就是议论文，并非偏于描写抒情乃至叙事的那种所谓文艺性的“美文”。美文原来是论文，只不过出于误解，才被弄得狭隘化了。总之现代文学中那些偏于议论的散文很值得重新加以认识。其实鲁迅的杂文就偏于议论，而翻开《古文观止》，议论性的“美文”不也比比皆是吗？让议论性的散文回归“美文”的范畴，也是发扬光大中国散文的这一优秀传统。中学生作文不会写议论文，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语文教育的一个遗憾。

说到议论性散文的复活，或者按照文学史的脉络，就叫“美文”或“杂文”的复兴吧，就无法回避这一类杂文经常谈论的一个主题，即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究竟是什么。

这本来是哲学家在哲学论著中回答的问题，但中国现代的一些议论性散文也会经常触及，而且这些作家用散文的形式追问人生的意义，无论思考的深度还是影响的广度，一点也不逊色于哲学家的论著，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且来看看鲁迅的议论性散文是如何探索人生意义这一终极问题的。

鲁迅杂文，是“匕首”“投枪”，专门“攻击时弊”。他自己很谦虚，说“攻击时弊”的杂文不应该追求永恒的价值，而应该甘心与“时弊”一同灭亡。如果攻击时弊的杂文总是有读者，生命力很绵长，那就意味着这种杂文所

攻击的时弊本身依然存在，社会依然没有进步。所以鲁迅盼望他的杂文“速朽”而非“不朽”。他的杂文“速朽”，就意味着杂文所攻击的对象消失了，社会进步了，杂文的功效和意义也就显示出来了。

鲁迅所讲的是他主要的文学活动，即杂文写作的意义归宿，其实也就是他人生的意义，因为他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就消耗在用杂文的方式攻击时弊了。

从来没有(或很少有)文学家肯这样定位自己的文学创作，他们总是希望自己的作品具有某种永恒和不朽的生命，而鲁迅却希望他的作品“速朽”，可见鲁迅是把社会进步和人生的改良当作自己追求的主要目标，至于自己得到怎样的回报，并不是他首先考虑的问题。

现在都说，“五四”新文化鼓励个人主义，鼓励个人成名成家，鼓励个人追求生命价值的最大化，即通常所说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并且认为这套价值体系容易导致自私自利的价值观念的流行。如果我们仔细了解“五四”一代人的真实想法，你会发现，上面这些说法是有多么冤枉他们。

就拿鲁迅来说，他就不希望自己的作品不朽，反而希望它们速朽，这就不是为自己着想，而是为社会着想。周作人一再说鲁迅之所以取得那么高的成就，并非他一心想成名成家，恰恰相反，当他工作的时候，简直就忘我了，很少考虑自己的得失，只看重工作本身的意义。比如他的许多作品都不署自己的名字，要么不断变化笔名来发表。鲁迅就是本名叫周树人的这个作家一生所用的几百个笔名中的一个。你能说这样的人，是自私自利吗？

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这篇讲演中，鼓励大家不要一心做天才，而不妨去做替天才服务的泥土。这句话经常被误解，好像鲁迅看不起大家，说你们既然不是天才，就老老实实做泥土吧。

其实并非如此。生命的意义并不全在天才式的高峰体验，泥土的意义也值得追求，做泥土的快乐也值得享受。泥土所做的琐碎的小事，和天才所做的伟大功业，在性质上并无什么不同。甚至泥土的意义就是天才的意义，只不过说法不同而已。

相反，如果人们仅仅用世俗的天才标准来衡量自己与他人，比如父母们只用将来进北大清华牛津哈佛来激励子女，让他们在这条独木舟上与同样想法的年轻人进行生存竞争，那

么他们的生命将十分单调，也十分危险。别说失败的概率很高，就算成功了，也很可能得不偿失。

鲁迅劝大家做泥土，绝不是贬低大家，更不是叫大家上当，而是叫人充分享受人生的意义和乐趣。

鲁迅的散文诗，其实是充满议论的《希望》，还有一句名言，叫“反抗绝望”。

生活中有许多不如意事，令人失望，甚至绝望。这本来是个无解的问题。你怎么去劝慰一个绝望的人振作起来呢？告诉他们“既然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那他们会说，“既然春天不远，那接下来不还是冬天吗？”可见许诺一个美好的远景，以此鼓励别人，鼓励自己，有时并不管用。万一你所许诺的，或你自己所怀抱的理想，最终被证明是空洞虚妄呢？

鲁迅的鼓励就很特别。他说希望也许是虚妄的，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说得好，“绝望之与虚妄，正如希望相同”。既然绝望也是虚妄的，既然你整天唉声叹气，跟你整天盼望祈求，都是虚妄，那么我还不如选择希望，我还不如反抗自己或他人的绝望！我干吗要被绝望压倒呢？万一希望并不虚妄，万一绝望反而是个骗局，我不是亏大了吗？

鲁迅的态度是如此积极，如此乐观。但他的积极和乐观，不是廉价和盲目的，而是看穿了所谓悲观绝望的把戏，这才转向乐观和希望。

他认为，这才是生命应有的色调，才是生命应有的意义。

这种战胜了或竭力要战胜悲观绝望、竭力要为生命开辟一条生路的态度，在鲁迅的小杂文《生命的路》中表达得最充分。就用其中的文字，来结束这篇文章吧：

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

自然赋予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人们自己萎缩堕落的也还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

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往日时光】

草根游戏

□黄杏林

小时候，没买过什么玩具，可一天到晚，乐呵呵的，总有些玩不腻玩不够的草根游戏，诸如拾子儿、藏马虎、摸秫秸、老鹰捉小鸡、丢手绢、挑蹦蹦、踢毽子、跳绳、跳房、跳拉拉秧等等。

我之所以称它们为草根游戏，是因为，这都是那个时代平民百姓家孩子玩的，而且是最廉价、最简易、最普及的游戏。这些游戏所用的道具，都不用花钱。要么自己可以制作，要么随处可取。比如，拾子儿时用的那“子儿”，都是自己做的。拿块旧布，剪成几个圆形，将圆周用针线一拱，线一拉，就成了一个撮口的小布兜。里面装上适量的豆子或沙子，把口封死缝牢，一副“子儿”便制作成功了。再如挑房用的砖头瓦片儿，随处可拾。甚至有些道具就是自己的手和脚。

当时住在大杂院，不缺玩伴儿，长长的街巷，大大的院子，深深的大门洞，为我们提供了四季玩耍的绝佳场所。出屋门一声招呼，准有三四个玩伴儿应声而出。无论谁提议玩什么，大家都会立马响应，接着便有滋有味地玩起来。本来小姑娘凑在一起，就叽叽喳喳像群鸟，格外热闹，如果玩起游戏来，那动静就更大了。因为大多数游戏不是闷不作声地悄悄玩，而是边玩边唱。比如拾子儿时，一开始就唱：“拾哟，满把抓哟。”这就是从一副子儿上扔一个子儿，然后一把抓起其余几个，再快速将扔起的子儿接住。接下来唱的是“个啊，一里，对哟，一里……”这唱的是依次一个一个个拾起，再一对一对拾起……就这么接唱的规则操作，若拾不起来，或拾错了数，或接不住上扔的子儿，都算输了。别看这不起眼的小小游戏，不仅能锻炼手的灵巧和稳、准能力，还能练习口与手的配合能力。其实，好多草根游戏都是综合练习体能和技能的。如，跳房，必须单腿跳，可练平衡和耐力；跳绳，可练节奏和勇气；踢毽子，可练灵巧和协调。

还有一个幼年玩的跳拉拉秧游戏，很有意思。拉拉秧是一种野生的攀藤草本植物，它的藤藤上长满密密的倒钩刺，一不小心触上就会被刺得痒痒难忍，甚至过敏红肿起包。可能就是为提醒孩子们提防拉拉秧，才寓教于乐地发明了这个游戏。玩法很简单，由两个人用脚模拟由低到高的“拉拉秧”。开始，两人相对坐在地上，两腿伸直，双脚并拢，脚掌对在一起，其他人从他们的脚上来回跳四次，边跳边高声喊着：“一步拉拉秧，二步喝面汤，三步炒韭菜，四步撵起来。”然后，模拟“拉拉秧”的两人将两只脚撵起来，其他人再边喊边跳过去四次。然后，依次三只脚撵、四只脚撵，仍这么喊和跳，这算一轮。凡都能跳过去的，为胜，可进入下一轮。无论在哪个环节跳不过去，或碰了别人的脚，就是碰了“拉拉秧”受伤了，都算输了，必须去替换坐着的人，当“拉拉秧”。三五岁的小孩要跳过四只撵起来的脚，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得有点儿跨越的轻巧劲儿，有点儿弹跳的基本功。就和上学后练跳高一样。

这些草根游戏，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底蕴，更没有多少科技含量，但是，像文学艺术一样，草根游戏也是植根于生活、源于生活的。正是因为这些游戏集乐趣、体能、技巧、生活常识为一体，所以才得以传承，才能让孩子们百玩不厌，乐此不疲；能让孩子们在群体娱乐中，相互取长补短，密切关系，加深友谊；能让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会与玩伴儿之间的沟通、竞争、配合、协调、宽容和忍让。说来，这些能力、意识和素质，即使对于当今的孩子们，也是不可或缺的。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退休教师。)